

題目：我以音樂譜寫生命  
正文：

靜默在海的另一端的雲，依偎著落日暖暖的撫慰。夕陽的餘韻，都交付給了無言的紫與橘，日神阿波羅將他的榮耀贈給了映襯著日的雲與海。

善用擬人  
清冷形象化  
使物有了情感。

星期六的下午，桃園圍圍海邊，雖然沙灘上有很多刺刺的玻璃碎片，可是夕陽下仍有著意思餘溫的沙，還有聚光燈下的勝利，我忘了所有存在，只剩下自由自在的搖滾靈魂在叫。除了回蕩在耳窩邊的麥克風迴聲，海反覆的笑聲，什麼聲音消失了。或許在聲音的世界裡，我已征服了所有。

「每個人都會唱歌，但不是什麼人都能唱好歌。」

星期六的早上十點四十五分，在後台，拼命的想讓自己冷靜，卻想起了魚很久以前說過的話，像是給我的讚美，又彷彿是對我的貶低。我想...唱歌，已經唱了百年有餘，每輪迴一次，就從最開始的音感開始，咬字、情感，還有 Muse 的魂魄，我都會一一找到，然後心滿意足的死去。於是，無限多的樂譜就拼湊出魂魄的雛型。也許我只輪迴了三世，但也很有可能是三百世，久遠的無縫分開音樂與生命的關係。一遍又一遍的震動，同時是聲帶與生命的頻率，所以我在這裡，在有麥克風、吉他，在這樣的舞台上，尋覓我的前世與後世。

星期六的早上十一點十五分，兩支麥克風的線都架好了，吉他的 EQ 也靜靜的在他的位置上等著了，小提琴細的弦，拉著五個人的神經線，來來回回的抽動著。

接下來我沒有機會再看時間了，隨便的問候了台下的漆黑，濃烈的沉黑也很配合的鼓掌、尖叫。

「各位午安，我們是上午最後一組，給大家帶來一首小情歌，蘇打綠的。」我依稀記得我是這麼說的，因為緊張，我忘了講團名，也把名詞的位置擺的很奇

怪。小提琴手歪著頭，弓來回的週期，大概跟企圖強裝鎮定的心跳差不多，心跳與樂音，於是產生了共鳴，我想說：那是一種酸酸、痛痛，有點緊張，還有些微的亢奮的奇妙情愫。然後吉他的音跟著進來，厚實的平撫著，從腳底傳來不由自主的顫抖。

這是一首簡單的小情歌，唱著我們心頭的白鴿，我想我很適合，當一個歌頌者，青春在風中飄著.....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讓整座城市顛倒，我會給你懷抱，受不了，看著你背影來到，寫下我度秒如年難挨的離騷，就算整個世界被寂寞綁票，我也不會奔跑，逃不了，最後誰也都蒼老.....

小情歌上台了，音響很好，燈光很好，舞台很好，我很好。紫眼的聚光燈，打在我跟另一個歌者——小七的身上。只有唱歌、只有音樂，才讓我們活著。靈魂，它唱著，像是某種千古不衰的功勳。除了燈光、音響、吉他，還有我自己的嗓，我早已忘記，那個時候真正的詳細情況了，不過現在卻仍能仔細的告訴你，唱到第二句的時候，我向舞台左邊走了三步，第二次副歌的時候，又往台前多走了一步。

然，最後不管是什麼都會結束。是的，歌也會有唱完的時候，結束之後的餘韻，卻才是歌的價值所在。「每個人都會唱歌，但不是什麼人都能唱好歌。」結束之後，我一直想著這個問題，越是想要擺脫這樣的圈圈，他就越像強力膠那般忠實、誠懇，兼且不要臉的黏著我的思緒，沾染附近空氣的氛圍。「雖然只是幾個音符，可是歌也有靈魂吧，他的意思大概是.....用感覺唱歌的感覺吧，是說感動別人的意思吧。」小七跟我一起坐在海畔，看著我，如是說。「今天表演的很成功噢，很多人都說女主唱音質很好呢，感覺很舒服，有點點震撼的感覺。」小七又說。也許就想小七說的一樣，也或許小七說的只是他自己的想法，但是音樂讓我存在，音樂以一種不可思議之姿，構成著我薄弱卑微的渺小生命。神說要有光，於是這世界便有了光。像是音樂的僕從，就像是神的光那樣。

或許不會立下以歌唱為職的大志，但一生都會不停的唱歌，只能相信音樂，而一切都是宿命式的輪迴，生命一直進行著，音樂也是。

1. 本篇行文流暢自然，時有佳句妙段，令人欣喜。能以「音樂」為敘述主軸，扣合生命的成長與突破，是一佳作。
2. 本文之妙處，一則以「每個人都會唱歌，但不是什麼人都能唱好歌」貫串故事之發展；一則採鏡框式架構「演出後—演出前—演出後」，藉著一次演出來書寫對歌唱的喜愛與付出。此中有自省的期待和突破，有緊張也有完美的演出，而生命價值藉此亦得實現。
3. 神話故事、宿命輪迴的運用塑造出唯美、無悔之命運，彷彿生來即為歌唱而存在，而一重重的挫折與突破，正是她書寫、記錄生命成長的方式。

寫表後役。

寫演出前。

若是，建議用標楷，且每行開頭空三格，會更明確！

仍陶醉於演出的成功！

兩次「ctrl+alt+.」即能打出正確的刪節號

法

「隨意」與「隨便」何者為佳？

能刪節號呈現出顫抖之持續狀態！

又回到了現在(表後役)。

寫音樂對我重要性。

未來何會一直唱歌，有進行式，有未來式呼應前面之宿命、三世、三百世及執迷不悔。